



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67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的现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提交的，其中载有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现况的资料，以数字环境为重点。秘书长在报告中突出强调儿童的生活和权利如何与数字环境日益相关联，并认识到数字环境在实现儿童权利方面的巨大潜力。他还呼吁关注数字环境给儿童带来的潜在危害，并标记出在数字环境中影响实现儿童权利的执行工作差距和障碍，包括确保数字环境安全和使用数字环境以增强权能所需的立法、服务和教育。

* 本文件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儿童权利和《儿童权利公约》现况的全面报告，以数字环境为重点。本报告系根据这一要求提交。
2. 儿童估计占全世界互联网用户的三分之一。¹ 他们从更小时候就开始与数字环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数字技术的首次接触往往发生在 2 岁之前。儿童上网时间越来越长，² 依赖在线工具、系统和平台作为实现其权利的新机会。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这种依赖在极大程度上加深。
3. 数字环境为实现儿童权利提供了巨大潜力。然而，新数字技术的快速吸纳和发展并非总有确保其安全使用和赋能使用所需的立法、服务和教育相伴随行。因此，数字环境也给儿童带来了挑战和风险，因为数字环境的设计很少考虑到儿童的权利，并且，儿童的权利在互联网治理中基本上被忽视。³ 数字环境可能会增加儿童接触有害和不可信内容的风险。在数字环境下，出现了对儿童实施暴力和影响儿童去从事非法或有害活动的新方式。此外，儿童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化工具，与隐私、数据保护、同意、问责制和追索权有关的儿童权利问题随之出现。
4. 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字环境也让“数字鸿沟”更加明显，进一步揭示出许多儿童，特别是女童和来自贫困背景和其他边缘化处境的儿童所面临的多重和多方面歧视和不利处境。
5. 各国儿童接触数字环境的机会不均衡，低收入国家中在接触机会方面差距尤其显著，农村地区女童或儿童接触互联网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在接触、使用和受益于数字技术方面，儿童还面临基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障碍。截至 2020 年底，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即 13 亿名 3 至 17 岁儿童)家中没有互联网连接。⁴ 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儿童更难以接触数字环境。
6. 联合国推动了一系列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设备和服务之力量的举措。在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建议下⁵ 进一步开展协商，并最终形成了“数字合作路线

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2017 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纽约，2017 年)。

²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mpanion document to the OECD recommendation on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Paris, 2022).

³ Sonia Livingstone, John Carr and Jasmina Byrne, “One in three: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children’s rights”, Innocenti Discussion Paper No. 2016-01 (Florence, Italy,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2016).

⁴ 儿基会和国际电信联盟，“有多少儿童和年轻人在家中可以上网？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数字连通性估计”(纽约，2020 年)。

⁵ 见联合国，“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纽约，2019 年 6 月)。

图”。⁶ 根据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倡议，⁷ 《全球数字契约》载有关于数字连通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建议，包括为无法接触数字环境的 10 亿多名儿童提出的建议。⁸ 《全球数字契约》强化在线保护儿童的承诺，确保治理人工智能和加强数据保护，采用安全政策和标准，并要求进行儿童权利影响评估。

7. 此外，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办公室汇集了各利益攸关方，在数字人权和数字包容、人工智能以及数字信任和安全等领域推进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⁹

二. 《儿童权利公约》的现况和相关情况报告

8. 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除美利坚合众国外，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批准或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173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178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50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9. 自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上次报告(A/76/305)以来，儿童权利委员会举行了第八十八至九十三届会议，其间审议了 37 份定期报告和两份初始报告。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委员会已收到并审议了缔约国提交的所有初始报告。委员会还收到了根据《公约》第 44 条提交的 617 份报告、根据《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123 份初始报告和 3 份定期报告，以及根据《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3 份定期报告。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根据《公约》提交的 64 份定期报告、根据《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6 份初始报告和 1 份定期报告、以及根据《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11 份初始报告和 1 份定期报告尚待审议。此外，本应根据《公约》提交的 70 份定期报告逾期未交，其中 10 份逾期超过 10 年；本应根据《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38 份初始报告逾期未交；本应根据《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提交的 50 份初始报告逾期未交。

三. 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

10. 2021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了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的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其中明确指出，必须在数字环境中尊重、保护和实现每位儿童的

⁶ 联合国，题为“数字合作路线图：执行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建议”的秘书长报告(A/74/821)。

⁷ 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A/75/982)。

⁸ 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 5：全球数字契约——为所有人创造开放、自由、安全的数字未来”，2023 年 5 月。

⁹ 见 www.un.org/techenvoy/content/ongoing-work。

权利，切实获取数字技术有助于儿童实现其全部的公民、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¹⁰

A. 一般原则和执行情况

不歧视

11. 所有儿童都应不受歧视地以切实可行的方式享有平等、有效接触数字环境的机会。尽管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儿童连接到互联网，但获取数字技术和服务的机会仍然不平等，线下空间的不平等和脆弱性模式往往在网上被放大。¹¹

12. 2020年，高收入国家估计有86%的学龄儿童(3-17岁)在家中可以上网，而低收入国家为6%，中低收入国家为14%。¹²截至2017年，目前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中有近90%生活在非洲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在这些地区能够连接互联网的儿童往往面临连通质量差和数据费用高的问题。¹³关于生活在家庭中的青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里90%的青春期少女和青年妇女处于离线状态，而那些能够上网的青春期少女和青年妇女使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技能不如男性家庭成员。¹⁴

13. 儿童还因其他歧视性理由而被排除在使用数字技术和服务之外，并通过使用这些服务成为仇恨和有害内容所针对的目标。¹⁵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在数字环境中变本加厉，继续给少数群体的儿童带来尤为严重的影响。¹⁶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2019年)和相关的“对仇恨说不”运动认识到，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数字环境既让网上的仇恨内容绵延不绝，但也发挥保护儿童免受网上仇恨内容伤害的作用。

14. 如果通过自动化程序取得带有偏见的有关儿童的数据，从而导致信息过滤、或决策，¹⁷例如针对儿童的原籍国、族裔和(或)宗教状况歧视性地使用算法，也会产生歧视。¹⁸

¹⁰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

¹¹ Sonia Livingstone, “Claiming rights and righting wrongs: children’s right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in *Exploring Ke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and Technology: Evolving Perspective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Chip Donohue,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¹² 儿基会和国际电信联盟，“有多少儿童和年轻人在家中可以上网？”。

¹³ 儿基会，《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

¹⁴ 儿基会，《缩小性别数字鸿沟》(纽约，2023年)。

¹⁵ 见儿基会，仇恨言论与儿童权利播客(2023年)。可查阅：www.unicef.org/child-rights-convention/hate-speech-child-rights-podcast。

¹⁶ A/HRC/46/57，第21段。

¹⁷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第10段。

¹⁸ Mario Viola de Azevedo Cunha, “Child privacy in the age of Web 2.0 and 3.0: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olicy”, Innocenti Discussion Paper No. 2017-03 (Florence,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2017).

15. 相反,对一些处境不利的儿童来说,数字空间已经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对残疾儿童而言,无障碍数字技术和空间可以促进社会包容;流动的儿童能够与家人保持联系,获取信息、支持和服务,并找到工作和教育机会。¹⁹对于一些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儿童来说,数字技术促进了更快、更有效的外联,并提供了新的支持渠道。

B. 儿童权利与商业部门

16. 儿童权利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商业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在提供与数字环境有关的服务和产品方面尤其如此。²⁰从玩具到快速消费品,各个行业多种类型的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环境与儿童互动。然而,尽管一些国家最近采取了积极举措,如《欧洲联盟数字服务法》(2022年),私营部门也在诸如数字儿童安全政策和儿童在线安全评估等方面采取了积极举措,但数字政策和框架基本上没有提及儿童权利。²¹

17. 此外,商业部门通常负责在市场上推出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包括使用人工智能。例如,人工智能系统有可能改善教育机会,包括帮助儿童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并通过自适应学习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人工智能系统也显示出其有能力帮助提供情感支持并检测不断变化的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这些机遇也伴随着挑战和风险,例如导致歧视、边缘化和排斥的算法偏见、侧写和定向做法,以及侵犯数据保护和隐私权。²²202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与全球青少年进行的磋商突出显示,在设计政策和塑造人工智能技术时,经常咨询青少年的意见,但不将他们视为决策者。²³

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

18. 由于一系列原因,儿童在与数字环境有关的诉诸司法过程中面临特殊挑战,包括缺乏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特别是与数字环境有关的侵犯儿童权利行为进行制裁的立法,难以获得证据或查明行为人,或者因为儿童及其父母或照料者不了解其权利或不了解什么构成侵犯或滥用其权利,以及其他因素。如果儿童被要求披露敏感或私人的在线活动,或担心遭到社会排斥或报复,则会出现进一步挑战。²⁴

¹⁹ 儿基会,《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

²⁰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第35段。

²¹ Global Child Forum,“The state of children’s rights and business 2022: tech and telecom”(Stockholm, 2022)。可查阅: <https://globalchildforum.org/2022-tech-and-telecom-deep-dive/>。

²² 儿基会,《人工智能造福儿童政策指南》,2.0版(纽约,2021年)。

²³ 儿基会,“人工智能的青少年视角:与世界各地青少年磋商的报告”(纽约,2021年)。可查阅 www.unicef.org/globalinsight/stories/adolescent-perspectives-artificial-intelligence。

²⁴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第43段。

C. 公民权利和自由

尊重儿童的意见，以及表达自由

19. 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儿童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参与，儿童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和博客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在社会公正和气候行动等问题上发声。儿童还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举报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20. 数字环境可以支持由儿童主导的行动，使儿童能够形成自己的社会、宗教、文化、族裔、性别和政治身份，并参与相关社区。儿童自己报告说，他们认为数字技术对他们作为知情公民参与社会的权利至关重要，他们希望参与数字空间，而不必担心骚扰、歧视或侵犯。²⁵ 儿童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降低与同伴有关的孤独感和加强社会联系。²⁶

21. 儿童在数字环境中在线参与政治和(或)表达其政治观点和身份所面临的挑战已经确定，包括批评、敌意、威胁、惩罚、政治风险和负面反响。²⁷ 此外，在 31 个国家对 14 000 多名女童和年轻妇女进行的研究表明，47%的人报告说，她们的意见受到攻击，信誉下降，并被噤声。²⁸ 儿童权利委员会还突出强调，各国需要制定数据保护条例，禁止在数字环境中操纵或干涉儿童思考和信仰的权利，并防止使用自动化体系或信息过滤系统来影响儿童的行为或情绪或限制他们的机会或发展。²⁹

隐私权和数据保护

22. 隐私对于儿童的能动性、尊严和安全以及行使其权利至关重要。³⁰ 然而，传统上，儿童的隐私权被看作是应由成年人决定的问题。³¹

23. 第三方侵犯隐私的行为与数字系统的设计有关，源于自动数据处理、侧写和行为定向、强制性身份验证和信息过滤。³² 数字技术产生了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应用程序以及面部和语音识别技术收集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可能会损害儿

²⁵ Amanda Third and Lilly Moody, *Our Rights in the Digital World: A Report on the Children's Consultations to Inform UNCRC General Comment 25* (London and Sydney, 5Rights Foundation and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2021).

²⁶ 儿基会，《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

²⁷ 同上。

²⁸ Plan International,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 2020: Free to Be Online? Girls' and Young Women's Experiences of Online Harassment* (Woking, United Kingdom, Plan International, 2020).

²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第 62 段。

³⁰ 同上，第 67 段。

³¹ [A/HRC/46/37](#)，第 79 段。

³²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第 40、67 和 68 段。

童的隐私权。³³ 对儿童隐私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公共机构，例如医院或学校、³⁴ 企业和其他组织进行的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盗用身份等犯罪活动。³⁵

24. 侧写活动限制了儿童的自我发展，因为行为预测可以预先确定他们的选择。³⁶ 关于这些活动对儿童隐私的影响，儿童的理解程度取决于其年龄、成熟度和具体情况。³⁷ 例如，鉴于广告具有说服性质，年幼的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定向营销的影响。³⁸

25. 儿童还面临风险，有可能遭受包括以歧视性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技术监测、³⁹ 定向营销和日常使用算法以便在线做出自动决策。⁴⁰ 所收集数据的持久性提出了伦理挑战，因为这些数据将对儿童的一生产生影响，对他们的公共/数字身份产生重大影响。⁴¹

出生登记和身份权

26. 出生登记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一项人权，并且，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等紧急情况下，对数字化的投资已经改变了一些国家的游戏规则。技术在推进民事登记系统(包括改善数据管理)以及提高登记系统的效率、包容性和应对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些国家的政府加强了出生登记程序。例如，孟加拉国、不丹、冈比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利用数字技术加强民事登记服务的提供，确保人口动态事件的登记更加高效、便捷和准确。数据保护、隐私、保密、伦理以及确保所提供数据的预期和适度使用，仍然是任何民事登记数字化进程的关键考虑因素。⁴²

³³ [A/HRC/46/37](#)，第 90 段。

³⁴ OECD, “Companion document to the OECD recommendation on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Paris, 2022).

³⁵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第 67 段。

³⁶ [A/HRC/46/37](#)，第 92 段。

³⁷ OECD, “Companion document to the OECD recommendation on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Paris, 2022).

³⁸ [A/HRC/46/37](#)，第 91 段。

³⁹ 儿基会，《2017 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

⁴⁰ De Azevedo Cunha, “Child privacy in the age of Web 2.0 and 3.0” (2017).

⁴¹ Gabrielle Berman and Kerry Albright, “Children and the data cycle: rights and ethics in a big data world”,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2017-05 (Florence,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2017).

⁴² 儿基会，《2022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目标领域 3——保护每个儿童免遭暴力、剥削、虐待、忽视和有害习俗》(纽约，2023 年)。

D. 暴力侵害儿童

27. 数字环境中可能有含有性别成见、歧视性、种族主义、暴力、色情和剥削内容的信息，虚假叙述、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以及鼓励儿童从事非法或有害活动的信息。因此，在数字环境中，以更多方式实施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在 COVID-19 疫情等危机期间，儿童在数字平台上花费更多时间，这增加了在线伤害的风险。

28. 在数字环境中，儿童面临不同形式的暴力和伤害，包括：网络欺凌和骚扰；在线性剥削和性虐待；接触暴力和性内容；唆使他人自杀和自残；仇恨言论、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贩运和走私；招募加入犯罪、武装或暴力团体；包括童工在内的经济剥削；营销有害或不当商品和服务；诈骗和盗用身份。⁴³ 儿童权利委员会曾多次表示关切，技术助长了这些形式的暴力行为。

29. 特定类别的儿童，包括女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失学儿童、残疾儿童、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者、性别奇异者和其他(LGBTIQ+) 儿童、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和边缘群体的儿童等，更容易经历在线伤害。

30. 在 28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有 17% 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曾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在一些国家，这一数字高达 37%。⁴⁴ 儿童还报告说在网上看到仇恨信息和暴力内容。从 2016 年到 2018 年，使用全球儿童在线方法在四个区域的 11 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 14 733 名使用互联网的 9 至 17 岁儿童作为受访者参加，调查结果显示，报告说在网上看到仇恨信息和暴力内容的儿童人数大体一致。⁴⁵

31. 女童和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在线骚扰。⁴⁶ 在某些情况下，男童遭受网络欺凌的途径似乎主要是视频游戏和短信，而女童遭受网络欺凌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男童比女童更有可能成为施暴者，或既是受害者也是欺凌实施者。此外，生活幸福度较低、曾经在线下和线上受害以及缺乏社会支持，都有可能增加儿童接触负面在线内容的机会。⁴⁷

32. 在来自 22 个问卷调查国家的 14 000 名女童和年轻妇女中，58% 的女童报告说，她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亲身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在线骚扰。在报告说受到骚扰的人中，14% 自认为有残疾者报告说经历过相关骚扰。在被认定为属于少数

⁴³ [A/HRC/52/61](#)，第 51 段。

⁴⁴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电联和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儿童在线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线暴力、虐待和剥削风险》(2019 年)。

⁴⁵ Sonia Livingstone, Daniel Kardefelt Winther and Mariam Saeed, *Global Kids Online: Comparative Report* (Florence,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2019).

⁴⁶ [A/74/821](#)，第 51 段。

⁴⁷ Mariya Stoilova, Sonia Livingstone and Rana Khazbak, *Investigat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a Rapid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nd Outcomes*, Innocenti Discussion Paper No. 2020-03 (Florence,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2021).

族裔的人中，37%曾因少数族裔身份而受到骚扰，被认定为 LGBTIQ+的女童中有 42%曾受到过相关骚扰。⁴⁸

33. 自尊心降低、酗酒和吸毒增多、缺课、成绩差和健康问题⁴⁹ 以及精神或情感压力和感到人身不安全⁵⁰ 与儿童遭受在线骚扰和网络欺凌的经历有关。

34.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越来越多地通过或借助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实施。⁵¹ 借助数字技术实施的性暴力形式包括为性目的引诱儿童和参与在线儿童性虐待。例如，这些行为可能会通过直播视频流、制作和分发儿童性虐待材料以及通过性勒索实施。借助数字手段实施的暴力、性剥削和性虐待也可能发生在儿童的信任圈内，实施者可能是家人或朋友，对青少年而言，可能是亲密伴侣。此类行为包括网络攻击，诸如欺凌和威胁名誉，未经同意制作或分享色情文字或图像，如通过引诱和(或)胁迫方式制作或分享自行生成的内容，以及教唆自残行为，如切割、自杀行为或饮食失调。⁵²

35. 近年来，在网上对儿童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的行为分布、规模和复杂性都有所增加，原因是连接到互联网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更广泛的人群整体上更容易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实施者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犯罪，以及出现了能够接触到线上儿童的新方式。越来越多的儿童报告说在网上看到性内容，⁵³ 被动收到性行为或性内容请求并经历过在线性虐待。⁵⁴ 还有证据表明，有人利用互联网为性剥削目的贩运儿童。⁵⁵ 截至 2019 年，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儿童性剥削数据库保存了超过 150 万份图像和视频，统共记录了世界范围内超过 19 400 名儿童受害者遭受的虐待行为。⁵⁶

36. 在 2020 年接受问卷调查的 22 个国家的女童中，许多人报告说收到过性评论或露骨信息，包括性交易提议，收到过性方面或露骨的照片或图像，收到过发送自己照片的请求，包括勒索事例，未经授权而共享内容和(或)表明了解女童的个人信息。⁵⁷ 对不同形式在线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研究报告进行的元分析显示，

⁴⁸ Plan International,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 2020: Free to Be Online?*

⁴⁹ 儿基会，《2017 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

⁵⁰ Plan International,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 2020: Free to Be Online?*

⁵¹ [A/HRC/49/51](#)，第 38 段。

⁵²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第 81 段。

⁵³ Livingstone, Kardefelt Winther and Saeed, *Global Kids Online: Comparative Report* (2019).

⁵⁴ Daniel Kardefelt Winther and Rogers Twesigye, *Disrupting Harm*, “Online risk and harm for children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Innocenti Research Briefs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Florence, 2023).

⁵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新技术对虐待和剥削儿童行为的影响研究》(维也纳，2015 年)。

⁵⁶ 教科文组织、国际电联和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儿童在线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线暴力、虐待和剥削风险》(2019 年)。

⁵⁷ Plan International,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 2020. Free to be Online?*

11.5%的问卷调查参与者曾被动收到过在线性引诱，8%的青少年曾有过自制的性图像未经同意被转发的经历。⁵⁸

37. 数字环境还使儿童接触到非国家团体以从事或参与暴力为目的的网上招募和剥削。⁵⁹

38. 尽管数字环境可能带来多种风险和危害，但也为儿童在遭受暴力时寻求帮助开辟了新途径，例如便利使用求助热线、热线、咨询服务和暴力举报系统。⁶⁰

39. 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了积极步骤，包括颁布立法、行政和政策举措，以解决在数字环境中保护儿童的问题。⁶¹ 一些公共和私营组织开展了跨部门和跨国界协作，以应对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带来的挑战。例如，各国政府、行业合作伙伴、民间社会和政府间组织通过 WeProtect 全球联盟开展工作，以制定保障措施，并确保对遭受网上伤害的儿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⁶² 同样，包括肯尼亚、土耳其、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已采取举措，提高刑事司法对策和为在线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者提供的幸存者服务的质量。

40. 不同区域的各国政府还采取步骤，采用和利用数字信息管理服务进行案件管理，以支持人道主义和发展背景下的儿童保护行为体管理与保护有关的数据，用于案件管理、事件监测和方案监测。牙买加、马来西亚、黑山、菲律宾、南非和斯里兰卡采取了支持正面养育的举措，包括为此使用聊天机器人等开源互动工具以及通过短信服务和应用程序提供在线小组方案。数字技术还被用于通过短信息和移动应用程序在难以到达的地区开展大规模数字信息宣传活动，例如在缅甸和也门开展爆炸物风险教育和(或)相关的幸存者援助。还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信息发送数字宣传活动，以加强社区参与，提高终止有害习俗的可见度，如终止西非和中非以及孟加拉国的童婚。⁶³

E. 残疾儿童

41. 数字环境为残疾儿童提供了新机会，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和参与决策进程。⁶⁴ 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增强残疾儿童的权能：例如，已经开发了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以便从人群和其他环境噪音中分离出单

⁵⁸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如何防止针对儿童的网络暴力？》(日内瓦，2022年)。

⁵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第83段。

⁶⁰ A/HRC/52/61，第83-86段。

⁶¹ 见 www.unicef.org/reports/legislating-digital-age。

⁶² 见 www.unicef.org/reports/framing-future。

⁶³ 儿基会，《2021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目标领域3——保护每个儿童免遭暴力和剥削》(纽约，2022年)。

⁶⁴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第89段。

一的声音，这可用于改善电视上的音频字幕，并为有感官障碍的儿童提供助听器。⁶⁵

42. 然而，残疾儿童在进入数字环境时面临多重障碍，包括无法获取数字内容、设备和界面设计不足、教师和学生培训不足以及获取辅助技术的机会有限。⁶⁶ 因此，无论连接性如何，对于残疾儿童而言，无法访问的网站和数字设备可能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这些网站和数字设备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之外。可用性评估和改进认知方面的无障碍性是克服这些障碍的潜在解决方案。⁶⁷

43. 残疾儿童容易遭受污名和歧视，⁶⁸ 这会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例如，对 98 项研究的审阅表明，近 38% 的残疾儿童曾受到同龄人的欺凌，23% 的残疾儿童经历过网络欺凌。⁶⁹ 基于残疾的仇恨言论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现象，包括在网上。⁷⁰ 此外，残疾儿童，包括智障儿童，面临遭受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独特脆弱性，⁷¹ 包括在网上遭受性剥削和性虐待。

F. 保健和福利

44. 数字技术一直发挥催化作用，确保人们获得保健服务和信息以及为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和营养之利益提供的诊断和治疗服务。事实证明，这类技术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拯救处境不利或脆弱儿童的生命，并能拯救生活在偏远和(或)难以抵达的社区内儿童的生命。在所有区域，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将数字技术用于远程病例管理、远程咨询和(或)心理社会支持、持续提供和改进初级保健、支持一线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数字学习解决方案、健康教育(包括全面的性教育)，并提高护理质量以及数字信息和数据的质量。⁷²

45. 通过应对 COVID-19 疫情，在数字化疫苗信息和交付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财政投资，以改善儿童及其家人的健康。由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共同领导的多机构数字卫生保健卓越中心于 2021 年成立，为各国政府及合作伙伴提供 COVID-19 疫苗交付方面协调一致的技术援助。该中心随后发展为专注于开发数字卫生保健解决方案，不仅支持疫苗交付，还支持常规免疫、大流行病应对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包括整个卫生保健部门的数字化。⁷³

⁶⁵ 儿基会，《人工智能造福儿童政策指南》，2.0 版(2021 年)。

⁶⁶ 儿基会，《概况介绍：残疾儿童》(纽约，2022 年)。

⁶⁷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全球辅助技术报告》(日内瓦，2022 年)。

⁶⁸ 儿基会，《重视、统计和包容残疾儿童：用数据揭示残疾儿童的福祉状况》(纽约，2021 年)。

⁶⁹ 儿基会，《概况介绍：残疾儿童》(2022 年)。

⁷⁰ 见 Mark Sherry and others (eds.), *Disability Hate Speech: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20)。

⁷¹ 儿基会，《概况介绍：残疾儿童》(2022 年)。

⁷² 儿基会，《2021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目标领域 1——每个孩子都能生存和茁壮成长》(纽约，2022 年)。

⁷³ 见 www.unicef.org/health/data-and-digital-health。

46. 在突发卫生事件中，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等疾病暴发时，数字技术和移动网络平台可以为儿童及其家人提供救生信息、必需品和资金支持。在大流行病期间出现的数字信息发送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用于与社区分享拯救生命的信息，通过“数字钱包”等创新方式提供经济刺激和社会福利方案，教育卫生保健工作者了解保护他们自己和病人的新兴良好做法，并收集数据，以便为政策应对提供信息和监测卫生保健服务和公众看法。作为卫生部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工作的一部分，世卫组织和儿基会通过信息发送平台加快了聊天机器人的使用，包括用于人道主义背景，因为聊天机器人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至关重要且量身定制的信息。这些努力的目的是向有儿童的家庭和政府提供可靠信息，以处理虚假信息，提供保健支助和评估需求。⁷⁴

47. 儿童，包括青少年，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搜索有关身心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青春期、性行为和怀孕的信息和支持。据报告，青少年特别希望获得免费、保密、适龄和非歧视性的在线心理健康以及性健康和生殖保健服务。⁷⁵

48. 数字平台还有助于满足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包括心理学家)以及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全科医生、护士和教师等非专业人员的培训需求。针对年轻人的数字创新和工具也促进了儿童的自我指导干预，包括通过分享技能和技术来帮助个人减轻压力和精神障碍症状以及心理健康挑战。

49. 虽然技术和数字服务为儿童提供了获得心理健康支持的机会，但使用这些服务也会增加儿童接触错误信息、网络暴力的机会，并有可能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伤害，⁷⁶ 包括因有害内容和同伴之间的暴力而受到伤害。评估认为，超长的屏幕时间和有限的监督导致儿童接触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材料的风险增加，过度使用数字平台对睡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睡眠是对儿童早期和中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健康大脑发育特别重要的因素。

50. 评估还认为，网上的歧视性内容以及代表少数群体发声不足或作出关于少数群体的不实陈述也对儿童的精神健康和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⁷⁷

51. 许多低、中收入国家已采取主动行动，为儿童提供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心理支持，以应对大流行病引发的心理健康危机。包括柬埔寨、危地马拉、莱索托和尼泊尔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正在调整和(或)扩大为儿童(包括特别为青少年和女童)提供的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这些努力包括通过流动和远程服务提供社会心理咨询。

52. 数字参与还可能损害最年幼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影响 5 岁以下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身体发育。在突发事件中尤其如此，几种相互叠加的毒害性

⁷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从数字承诺到一线实践：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新兴技术》(2021 年)。

⁷⁵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第 94 段。

⁷⁶ OEC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mental health in the digital age: shaping the future”, (2018).

⁷⁷ Third and Moody, *Our Rights in the Digital World: A Report on the Children’s Consultations to inform UNCRC General Comment 25* (2021).

压力会对儿童和家庭产生影响。研究表明，认知功能低下、言语智能下降以及与语言处理、注意力、执行功能、情感和奖励相关的大脑区域体积缩小均与儿童早期过度使用互联网有关。屏幕时间增加也与幼童肥胖率上升、注意力缺陷和攻击性行为存在关联。

53. 在 2019 年发布的指南中，世卫组织建议不给 2 岁以下的婴儿任何屏幕时间，2 至 4 岁的儿童每天不超过 1 小时屏幕时间，以支持早期积极的神经发育。⁷⁸

54. 虽然已经确定数字参与对最年幼儿童意味着风险，但也发现少量数字参与对 2 岁以上儿童有一些潜在益处，例如进一步发展精细运动技能，促进 3 至 5 岁儿童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发育，有助于数字素养并提供数字游戏的机会。研究发现，父母和照料者的参与在调和最年幼儿童的数字参与以及塑造健康行为和数字素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55.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低、中收入国家，以数字方式向儿童营销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做法有所增加。这种营销具有很强针对性，能够有效地影响儿童的食物偏好，形成不良饮食，从而导致超重、肥胖和与饮食有关的慢性疾病。⁷⁹ 大约有 4 000 万 5 岁以下儿童和超过 3.4 亿 5 至 19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这主要是由导致肥胖的食物环境造成的。⁸⁰ 中国、印度、墨西哥和乌拉圭等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改善幼儿和青少年营养。⁸¹

56. 儿童权利委员会注意到，食品行业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采取持续且铺天盖地的营销战略向儿童推销不健康食品，因此促请各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第 24 条规定的义务，对这种战略进行监管，近期尤须特别关注数字营销。在数字环境的具体背景下，委员会还促请各国在监管针对儿童和儿童可接触到的广告和营销时，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⁸²

G. 教育、休闲和文化活动

57. 在全球学习危机和 COVID-19 疫情期间，借助科技的远程学习成为许多儿童的生命线。⁸³ 世界各国政府迅速实施了远程学习措施，对 180 多个国家的国家数字学习平台进行的摸底调查显示，91% 的教育部进行了关于远程学习在线平台

⁷⁸ 世卫组织，《关于 5 岁以下儿童体力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的指南》(2019 年)。

⁷⁹ 世卫组织，《了解数字媒体生态系统：数字营销生态系统的演变如何影响烟草、酒精和不健康食品的营销》(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哥本哈根，2022 年)。

⁸⁰ 儿基会，《预防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方案拟订指南》(纽约，2019 年)。

⁸¹ 儿基会，《2021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目标领域 1》(2022 年)。

⁸²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问题的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以及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

⁸³ 见 A/76/305，第 25-28 段。

的问卷调查。然而，摸底调查也显示，许多国家没有官方授权的数字学习平台和内容，许多学习者不知道从哪里获取数字教育解决方案或资源。⁸⁴

58. 在教育部门为应对大流行病所采用的不同远程学习模式中，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等依靠技术的基本解决方案在实现学习的连续性和维持师生之间的联络渠道方面尤为重要。普遍使用的信息发送工具经常被用来支持连续学习，在大流行病期间，一些工具的使用率增长了 40% 以上。⁸⁵

59. 由于疫情期间学校关闭导致儿童被限制在家庭环境中，他们更加依赖手机和在线平台等技术，屏幕时间因而增加。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工具不仅是通向学习的门户，也是通往游戏和娱乐世界、儿童缺失的社会互动、参与和创造力的关口。

60. 然而，尽管各国在疫情期间做出了努力，但由于数字及其使用方面的鸿沟，数亿学习者无法获取数字学习内容或得到教师的远程支持。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暴露出数字和远程学习缺乏准备和愿景的问题。这体现为适当的基础设施、连通性、政策和方案、数字学习解决方案、教育内容和资源以及对学校、教师和家庭提供指导和支持的机制缺失或不足，以及学生、教师和照料者缺乏数字素养和技能。

61. 数字鸿沟对女童、残疾儿童、农村儿童、突发事件中的儿童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而言尤其突出。大流行病对教育的负面影响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尤为明显。⁸⁶

62. 然而，面对突然之间对远程学习模式特别是数字学习解决方案产生的需求和必要性，即使在技术先进的国家，教师也不具备所需的应对技能。许多国家政府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作出重大努力，为教师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培训和补救支持；53% 的教师报告说，他们参加了关于使用技术工具和资源进行在线或远程教学的培训。然而，接受调查的教师中有 25% 报告说，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不足阻碍了高质量教学。⁸⁷

63. 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教师信通技术胜任能力框架》为制定师资培训政策提供了支持，并协助各国发展本国的教师信通技术胜任能力。⁸⁸

64. 截至 2022 年，估计只有三分之一的 10 岁儿童能够阅读和理解简单文本。⁸⁹ 儿基会和教育技术中心对 180 多个国家的国家数字学习平台进行了摸底调查，结

⁸⁴ 儿基会，《诊脉数字学习》（儿基会，纽约，2022 年）。

⁸⁵ 同上。

⁸⁶ 同上。

⁸⁷ 同上。

⁸⁸ 见 www.unesco.org/en/digital-competencies-skills/ict-cft。

⁸⁹ 儿基会：“儿基会提醒注意令人震惊的学习水平低下，估计全球只有三分之一的 10 岁儿童能够阅读和理解简单书面故事”，新闻稿，2022 年 9 月 16 日。

果显示，数字学习平台的进展已经停滞甚至倒退，缺乏离线功能、无障碍功能和基本的互动性。在已确定的国家数字学习平台中，32%已不复存在，自 2020 年以来没有更新或链接无法正常工作。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开发的平台中尤为普遍。超过 70%的平台不提供离线功能。49%的高收入国家和 33%的中等收入国家拥有提供离线功能的平台，而只有 18%的低收入国家提供这种功能。此外，只有 22%的数字学习平台包含为残疾儿童提供的无障碍功能。儿童、教师、家长和照料者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数字素养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是一个关切事项。⁹⁰

65. 截至 2021 年，仍有 29 亿人处于离线状态。为解决连通性鸿沟，儿基会和国际电信联盟在全球一级开展合作，作为学校上网倡议的一部分，到 2030 年将世界上所有学校连接到互联网，⁹¹ 截至 2023 年，该倡议已帮助超过 100 万学生和 3 200 所学校接入互联网。⁹²

66. 面对当前挑战，所有区域的各国政府都努力加强公平获得数字学习解决方案和连通性，举例而言，包括在数字技能和素养、教师和学校领导的能力建设、解决数字鸿沟、改善学前教育内容和服务、养成学习的替代途径、制作可获取的数字材料和教科书方面这样做。学习护照是儿基会和微软开发的一个在线、移动和离线学习平台，目的是应对获取持续优质教育方面的挑战，特别是解决受危机和流离失所影响的人面临的这种挑战，到 2022 年底，该平台的教育内容提供给超过 28 个国家的近 280 万儿童、年轻人、教育工作者和照料者。⁹³

67. 根据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和《关于教育连通性的重塑教育全球宣言》，⁹⁴ 儿基会及合作伙伴在 2022 年教育变革峰会上发起了一项行动呼吁，呼吁确保和改善为全民提供优质的数字公共教育，⁹⁵ 并发起了旗舰倡议“公共数字学习门户”，其目的是支持各国履行其开发数字学习平台和内容的承诺。⁹⁶

68. 在教育变革峰会的范围内，⁹⁷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和峰会秘书处收集了来自 170 多个国家近 50 万青年关于教育变革的意见、建议和承诺，最终首次发布《教育变革青年宣言》。⁹⁸ 《宣言》敦促决策者“投资于教育的数字基础

⁹⁰ 儿基会，《诊脉数字学习》(2022 年)。

⁹¹ 见 <https://giga.global>。

⁹² 学校上网倡议，“学校上网倡议年度报告：100 万学生连接到互联网”(儿基会和国际电联，纽约和日内瓦，2022 年)。

⁹³ 儿基会，《2022 年全球年度成果报告：目标领域 2——每名儿童(包括青少年)都能为未来学习和掌握技能》(纽约，2022 年)。

⁹⁴ 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连通性的重塑教育全球宣言》(2021 年)。可查阅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1482.locale=en>。

⁹⁵ 见 www.un.org/en/transforming-education-summit/digital-learning-all。

⁹⁶ 见 www.un.org/en/transforming-education-summit/gateways-public-digital-learning。

⁹⁷ www.un.org/en/transforming-education-summit。

⁹⁸ www.un.org/en/transforming-education-summit/youth-declaration。

设施，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有尊严、安全和稳定的数字连通性，以帮助学习并缩小数字鸿沟。”

四. 建议

69. 依照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敦促各国在数字环境中尊重、保护和实现每位儿童的权利，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基于性和性别、残疾、社会经济背景、族裔或民族血统、语言、土著或少数群体地位、移民或难民地位的歧视，并克服数字排斥，包括为此向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和安全获取数字技术的途径。各国应特别关注处境不利的儿童的状况，包括关注基于性别而处境不利的儿童、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儿童、贩运或性剥削的受害儿童、被替代照料的儿童和被剥夺自由的儿童的状况。

70. 各国、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应确保所有立法、政策、方案和做法以及与数字环境有关的产品和商品的设计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和儿童权利原则，包括为此将每位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采取适合年龄的办法并确保儿童有意义的参与，在开发过程中征询儿童的想法，倾听他们的需要并适当重视他们的意见。各国应系统地让民间社会，包括由儿童领导的团体和从事儿童权利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各方参与这些努力。

71. 大力鼓励各国、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行为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儿童在数字环境中免受暴力侵害，包括身心暴力、伤害或辱骂、忽视或粗暴对待、网络攻击、贩运和骚扰、接触暴力或其他有害内容、剥削和虐待(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欺凌和仇恨言论。

72. 各国应分配和利用公共资源，执行立法、政策和方案，以充分实现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的权利，增进数字包容，包括采取具体措施，消除与性别有关的数字鸿沟。

73. 大力鼓励各国确保收集按年龄、性和性别、残疾、地理位置、族裔和民族血统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分列的全面数据，包括与儿童一起或由儿童收集数据和进行研究，以便为数字环境的相关立法、政策和做法提供信息。

74. 各国应确保授予国家人权机构和本国其他独立机构的任务包含数字环境中的儿童权利，并确保这些机构获得充足资源，有权受理、调查和处理儿童及其父母、照料者和代表组织提出的申诉。

75. 敦促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传播信息，开展关于数字环境中儿童权利的宣传运动，便利为儿童、父母和照料者提供教育方案，以帮助他们增进了解与数字产品和服务相关机会和风险有关的儿童权利，包括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风险，确保以体恤儿童和适合年龄的方式提供信息，并为从事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技术行业提供培训，重点是数字环境和儿童权利。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应接受有关适当使用数字设备以及有必要尊重儿童不断发展的自主性、能力和隐私的培训和咨询。还应特别注意儿童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

76. 各国应确保商业部门尊重数字环境中的儿童权利，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遵守防止侵犯儿童权利的义务。各国应确保商业部门进行儿童权利尽职调查和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并执行维护最高道德和安全标准的监管框架、行业守则和服务条款。
77. 敦促各国确保针对数字环境中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建立适当、有效的司法和非司法救济机制，并确保所有儿童及其代表都能利用这些机制，并为执法人员、检察官和法官提供有关数字环境中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专门培训。
78. 大力鼓励各国、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行为体确保儿童能够在数字环境中获取信息，并支持根据儿童不断发展的能力为儿童创造适合其年龄的数字内容，包括让媒体、广播公司及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等实体以及提供保护和保健服务的机构参与这项工作。
79. 各国应保护在数字环境中表达其政治、宗教或其他观点和身份的儿童免受网络攻击、威胁、审查和数字监控。各国应确保其法律和政策保护儿童有权参与在数字环境中运作的组织，并使儿童，包括儿童人权维护者和处境不利的儿童能够安全地倡导其权利和结社。
80. 各国义务确保处理儿童数据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尊重和保护儿童的隐私，包括采取保障措施、透明度措施和独立监督，并将隐私设计纳入数字产品和服务，确保儿童和(或)其父母或照料者在需要处理数据时自由给予事先的知情同意，儿童及其父母和照料者可以轻松访问存储的数据并在数据不准确、过时或非法存储的情况下进行纠正或删除。
81. 各国应促进使用数字身份识别系统，同时适当考虑到儿童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权，使所有儿童，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儿童、难民和移民儿童以及最边缘化的儿童，都能进行出生登记并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承认，以便利他们获得服务。
82. 各国应增进机会，让父母和照料者获得数字素养，了解技术如何增强儿童权利，以及认识到技术如何对幼儿的发育构成风险，如何识别受伤害的儿童并作出适当反应，同时特别关注来自边缘化群体的儿童和父母及照料者。
83. 鼓励各国监管定向或不适当的广告、营销和其他相关数字服务，以防止儿童接触不健康产品的促销，包括食品和饮料、酒精、毒品以及烟草和其他尼古丁产品的促销。各国在这样做时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84. 各国应支持教育和文化机构，使儿童能够以所有儿童都能理解的语言获取各种数字和互动式学习资源，并公平地投资于学校和其他学习环境的技术基础设施，确保计算机、高质量和高速宽带以及电力来源的供应和可负担性。
85. 大力鼓励各国、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行为体确保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监测机制，如面部识别软件和风险特征分析，包括用于预防、调查和起诉犯罪的监测机制，不被用于不公平地针对涉嫌或被控刑事犯罪的儿童。

86. 各国义务通过防范、定罪和惩治以各种形式利用技术教唆和诱骗儿童的行为等方式，通过数字环境确保儿童不被招募或用于各种冲突，包括武装冲突。
